

T H E S H O C K

O F

T H E F A L L

坠落之愕



坠落之愕

THE SHOCK OF THE FALL

「英」南森·法勒 著

刘晓骏 译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THE SHOCK OF THE FALL by Nathan Filer
Copyright © 2013 Nathan Filer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onville & Walsh Limited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5
by Beijing Alpha Books Co., Inc.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贸核渝字（2014）第216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坠落之愕 /（英）法勒著；刘晓骏译. -- 重庆：

重庆出版社，2015.10

书名原文：The shock of the fall

ISBN 978-7-229-09655-7

I. ①坠… II. ①法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5）第069481号

坠落之愕

ZHUILUOZHIE

〔英〕南森·法勒 著

刘晓骏 译

出 版 人：罗小卫

出版监制：王舜平

策划编辑：于 然

责任编辑：王春霞

责任印制：杨 宁

营销编辑：刘 菲

装帧设计：观止堂_未氓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（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）

投稿邮箱：bjhztr@vip.163.com

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：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cbs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：9.5 字数：184千

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价：3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致电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献给艾米莉

目 录

女孩与布娃娃 / 001

全家福 / 011

请不要再从我背后监视我 / 018

痛彻心扉 / 020

【肌张力减退】 指肌肉拉伸力减退的状态。 / 029

汤匙喂养 / 032

mon ami / 037

校园狂奔事件 / 041

孩子每时每刻都需要大人的陪伴 / 044

逝者也要庆祝生辰 / 046

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/ 052

第二种观点 / 055

新的篇章 / 061

握手仪式 / 065

【先驱症状】 某种疾病的早期症状。 / 067

窥视台阶 / 076

一团烟云 / 081

这个问题有用吗? / 088

木兰花色的“大象” / 090

一座座里程碑 / 094

同一个故事 / 101

请自便 / 102

我们为您提供了最佳的扶助方案 / 172

频频看表 / 175

我没听见什么声音 / 191

绘画行为 / 193

写作行为 / 198

空荡沉闷重击 / 208

四敞大开 / 212

刺痛 / 223

【精神分裂症】 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，特征为思维过程分裂、现实交流分裂以及情感反应分裂。词源：希腊语中的 Skhizein(“分裂”)和 Phren(“精神”)。 / 230

一声道别，一世告别 / 257

纪念 / 279

女孩与布娃娃

或许我算不上一个好孩子。虽然我也偶有尝试，但更多时候我做不到。所以轮到我捂着眼睛从一数到一百时，我使了诈。

轮到我数数了，我便站在规定的地方。你一定也有这样的经历，数数时守着一堆垃圾箱，旁边是一家商店，出售一次性烤肉架和备用帐篷桩。附近还长着一小片丛生的杂草，躲在水龙头后方悄悄蔓延着。

不过，我不确定那里的场景是否如此。没错。你也不会总能记住那些细枝末节吧？你不会记得当时是不是站在垃圾箱旁边，也不会记得有没有径直跑到浴室附近的小路上，更不会记得周围是不是真有一个水龙头。

如今我已然听不见海鸥尖厉的叫声，也嗅不到空气中掺杂的咸味。午后的烈日炙烤着，洁白的衣服下面，我的膝盖上明明早已满是汗珠，内心却丝毫感受不到那份炎热。纵使防晒霜渗进结痂的伤口，我也完全觉不出痛痒。我无法忆起被弃置罔

顾的感觉，隐隐约约，似有还无。同样，我也记不得自己为何下定决心使诈，偷偷睁开了眼睛。

那是个红头发的女孩，脸上缀着点点雀斑，看起来与我年纪相仿。她跪在地上，奶油色的连衣裙被尘土染上了一圈灰边。她的怀里紧紧地抱着一个小布娃娃，娃娃的脸蛋儿粉扑扑的，只是已经污迹斑斑，褐色的毛呢头发，眼睛是两只亮晶晶的黑色纽扣。

她先是把娃娃放在身旁的长草上。娃娃乖乖地躺着，看起来很是惬意。它的双臂柔软地垂在两旁，脑袋微微撑起，起码在我看来它舒服极了。接着，她开始挖土，握着一根木棍在干燥的土地上卖力地挖掘。

我离她很近，近到可以听见木棍的刮擦声，但她并没有察觉到我。她一甩手扔掉了木棍，差点落到我的脚趾上。我真后悔穿了那双愚蠢透顶的人字拖，把我的几根脚趾暴露无遗。早知道我就该换上那双运动鞋，可是你要知道我妈妈那个人啊……运动鞋？这么热的天气穿运动鞋吗？当然不行。她总是那样说。

一只黄蜂飞了过来，绕着我的脑袋嗡嗡地转个不停。若是在平时，我早就四处乱跳了。可是现在，我强忍着一动不动，生怕惊扰了小女孩，或是暴露了自己。女孩改用手指挖土了，不断地捧出干土扔在一旁。地上的洞越来越深。她挖了一会儿，觉得满意了才停下来，用力揉搓手指弄掉粘在手上的尘土。然

后，她又捡起布娃娃，小心翼翼地吻了它两下。

那个场景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——淡淡的两个吻，一下吻在额头，一下吻在脸颊。

有件事我刚刚忘记提了，娃娃身上还穿着一件亮黄色的大衣，胸前缀着一枚黑色的塑料搭扣。之所以要特别说明，是因为接下来她迅速解开了那枚搭扣，并脱下了娃娃的大衣，然后将大衣塞进了自己的裙子前摆底下。

有时——比如此时——我会突然想起那两个吻，仿佛我就是那个娃娃，真切地体验着那种感觉。

一下吻在额头。

一下吻在脸颊。

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记不太清了，因为各种回忆交织在一起，演绎出纷繁的脚本，令我无法分辨哪些是真实的，哪些是虚幻的，我甚至将这些虚虚实实混为一谈，迷失其中。因此，我全然不知她从何时开始哭泣，或者，她是否正在哭泣。我也不知在她扔下最后一捧尘土时，可曾有过片刻迟疑。但我清楚地记得，当她把布娃娃埋入土中，轻轻拍平后，她竟俯下身去，紧紧地将那件黄色大衣抓在胸前，泣不成声。

当你只是一个九岁的小男孩时，安慰女孩这种事总会令你手足无措。更何况你与她素不相识，甚至连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。

可我还是决定尽力而为。

我心想，我可以把胳膊轻轻搭在她的肩膀上，因为我们一

家人散步时，爸爸总会对妈妈那样做。于是我拖着双脚往前走。忽地，我脑中闪过一丝犹豫，不知是该和她并排跪着还是该保持站立。纠结中，我的身体失去了平衡，摇摇晃晃地栽了下去。女孩正嘤嘤地哭泣，不料我的整个身体从天而降，把她的脸蛋儿不偏不倚地压在了自己新挖好的小坑里。这就是我给她的第一印象。在那种场景下，该说些什么才能缓解尴尬的气氛呢？直到现在我仍未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。但在当时，我俩倒在一起，鼻尖几乎相触，而我的反应是，“我叫马修，你呢？”

她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歪着脑袋仔细打量了我一番。她看着我时，有一缕长发倏地滑到我的嘴里，横在舌头一侧，我一时语塞。“我叫安娜贝尔。”她说。

她的名字叫安娜贝尔。

这个满头红发、一脸雀斑的女孩叫安娜贝尔。如果可以，请你试着记住这个名字。无论时事变迁也好，造化弄人也罢，你都不要忘记这个名字——请把它珍藏在一处安全之所。

我站了起来。膝盖处的衣服已经脏成了褐色。我连忙说我们正在玩捉迷藏，并问她是否愿意加入我们。但是她打断了我。她的语气很平静，听不出丝毫的愤怒或是烦躁。她说：“以后这里不欢迎你，马修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她没有看我，自顾自地用双手和双膝支撑着爬起来，专注于那一小堆松土——她再次把它拍得平平整整，渐臻完美。“这

里是我爸爸的度假屋停车场。我住在这儿，但是这里可不欢迎你，回家去吧。”

“但是——”

“消失！”

她忽地站直了身子，挺起胸脯向我走近，宛如一只佯装强大的小动物。她又一次喝道：“消失！我告诉过你了，这里不欢迎你。”

一只海鸥飞过，我分明听到了它嘲讽的笑声。而安娜贝尔冲我吼着：“一切都被你毁了。”

现在解释为时已晚。等我走到小路上时，她又跪在了地上，脸蛋儿紧紧地贴着布娃娃那件小小的黄色大衣。

其他的孩子正大声地喊着，叫我去找他们。但是我没有去。我经过了淋浴房，经过了商店，又穿过了公园——我竭尽全力地奔跑着，任凭拖鞋拍打在炎热的柏油路面上，啪啪作响。我不想停下来，甚至不想慢下来。我就这样一路跑到了自家的度假屋附近。我望见妈妈正坐在帆布躺椅上，戴着遮阳草帽，眺望着大海。她看到我后，笑着冲我挥挥手，可我知道自己仍在她的黑名单里。几天前我们才吵了一架。我知道自己太蠢了，因为争吵的受害者往往只有我一个人。上次的伤口就快愈合了，但是我的父母却不会轻易放过我。

尤其是妈妈，她总爱记仇。

我想我也一样。

让我来讲讲事情的来龙去脉吧，顺便向你们介绍一下我的

哥哥——西蒙。我猜你们会喜欢他的。我就非常喜欢他。可惜用不了多少篇幅，我就会写到他的离世。从那以后，他就和之前迥然不同了。

那时，我们一家刚刚来到海洋湾度假公园。由于我们早已厌倦了旅行，渴望探索些新鲜玩意儿，爸妈便允许我和哥哥四处逛逛，但是不准我们独自前往海滩，因为那里的小路陡峭又崎岖，而且要沿着大路向上走一段路程才能到达顶部。他们总是很担心这类东西——陡峭的小路和大路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决定去海滩一游。我常常无视禁令，而哥哥会跟我“有难同当”。如果我没有把本节命名为“女孩与布娃娃”的话，我一定会叫它“坠落之愕和膝盖之血”，因为它们同样重要。

“坠落之愕和膝盖之血”都确有其事。我的痛觉一向十分敏感，我也常对此事深恶痛绝。的确，我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胆小鬼。西蒙追上来时，我正倒在小路的拐弯处。一团裸露的树根缠住了我的脚踝，我便猝不及防地摔在了地上——我立刻像个婴儿似的号啕大哭。

他的脸上写满了焦急，也带着几分滑稽。他长着一张宽大的圆脸，始终挂着一成不变的微笑，总能使我联想起夜空中的满月。但在那一瞬间，他看起来担心得要死。

接下来，西蒙做了这样的事情——他用双臂把我搂在怀里，一步一步地退回到悬崖小路上，又拖着走了大约四分之一英里，回到了我们的度假屋。他为我做到了这些。

或许当时有几个大人想要过来帮忙，但是有件事情你得清

楚，西蒙和你见过的多数人不太一样。他在一所特殊学校受训，学习一些基本的常识，比如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。因此每当他缺乏安全感或是内心恐慌时，他就会在心里默默温习那些课程来获取安全感。那天他照做了，独自一人拖着我走了一路。可他并不强健。他身体机能失调，症状之一是肌肉无力。它的学名我现在想不起来了，不过有机会我会查一查。也就是说，拖着我走的那段路相当于要了他的半条命，以至于我们回到度假屋后他就累倒了，在床上足足躺了一整天。

西蒙拖着我时，我清晰地记得三件事：

1/ 一路上我的下巴不断磕碰着他的肩膀。我担心会弄疼他，但却被自己的伤口折磨得说不出话来。

2/ 于是我改为亲吻他的肩膀。相信你小时候一定也觉得那样会舒服些吧。然而，我想他并未觉察，因为每走一步我的下巴就会碰他一下，而我吻他时，牙齿便替代下巴咬了下去。若说二者有什么区别的话，大概啃一下比磕一下更痛吧。

3/ “嘘，嘘……一会儿就没事了。”他说着把我放在度假屋外面的空地上，然后跑去找妈妈。我还得重申一遍——西蒙的身体确实很虚弱，像那样拖着我走可谓是他从未有过的挑战，但他仍然试着安慰我，“嘘，嘘……一会儿就没事了。”他的语气像个大人，声音轻柔却坚定。我生平第一次真切地感到自己有个大哥哥。等妈妈来的空当，

我轻轻地捧起膝盖，盯着渗入皮肤的尘土和细沙，十分确信骨头都露出来了。可就在那短短的几秒钟内，我感到无比的安全。

妈妈把我的伤口清洗干净并包扎好，然后冲着我一顿狂轰滥炸，责怪我不该害得西蒙那么危险。爸爸也在一旁帮腔。有时，两种骂声同时响起，令我不知该看着谁才好。我们家总是这样。虽然哥哥比我大三岁，但是每次惹了麻烦都要怪我。因此，我常常对他心怀怨恨，可是这次我没有。这一次，他是我的英雄。

这些就是我要交代的有关西蒙的故事，也是我仍旧列在妈妈黑名单里的原因。我跑回了自家的度假屋，上气不接下气地停在那儿，思索着刚才那个小女孩和她的布娃娃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“宝贝儿，你的脸色很苍白。”

她——我的妈妈——总说我脸色苍白。这些天她一直这样说我。可是我当时忘了她说过这样的话。我当时丝毫不记得她一直都说我脸色苍白。

“对于那天的事情我很抱歉，妈妈。”我心里确实很内疚。那天的情形一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，比如西蒙是如何艰难地拖着我走了一路，还有他脸上焦急的神情。

“好了，宝贝儿。我们正在度假，好好享受你的假期吧。你爸爸和西蒙去海滩了，还带了风筝。咱们也一起去玩吧？”

“我想进去待会儿。外面太热了，我还是看会儿电视吧。”

“这么好的天气窝在屋里吗？老实说，马修，你到底想怎样呢？”

她用一种颇为友善的口吻询问我，仿佛我做什么她都不会干涉。那样一来她会显得很随和。若是果真如此，她当然会显得很随和。

“我不知道，妈妈。对于那天的事情我很抱歉。一切都是我的错。”

“都过去了，宝贝，真的。”

“你保证？”

“我保证。咱们去放风筝吧，好吗？”

“我不想去。”

“那你也不能看电视，马特¹。”

“我正在玩捉迷藏。”

“你在找地方藏？”

“不，我在捉他们。我得去找他们了。”

但是其他的孩子早就等烦了，四散开来，玩起了别的游戏。反正我也兴趣全无，便到处闲逛，竟不知不觉回到了遇见那个女孩的地方。不过她已经不知所终，只留下一个小土堆，上面精心装饰着几朵金凤花和雏菊，还标了一个记号——两根木棍被整齐地摆成十字架的形状。

我心里很难过。现在想起来我仍然隐约有些伤感。不过，

1 马修的昵称。

我得走了。艺术小组的珍妮特正像只紧张不安的小鸟一样，在走廊入口飞来飞去，想吸引我的注意。

那个纸工艺品不会自动完成。

我必须走了。

全家福

妈妈把收音机调得很大声，不愿让我听到她在哭。

这个想法愚蠢透顶。因为我听得一清二楚。我就坐在她后面的车座上，何况她的哭声简直声嘶力竭。爸爸也是这样。他驾着车，泪流满面。坦白讲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也在哭，不过我猜和他们一样。无论如何，在那种情形下，哭泣似乎是必然的选择。于是，我摸了摸脸颊——干的。我竟然一滴眼泪也没掉。

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麻木吧？“我已经麻木得哭不出来了。”有时你会在电视上听到这些。比如一些日间访谈或诸如此类的节目。“我甚至毫无感觉，”他们这样解释道，“我完全麻木了。”听到这里，节目中的观众便会同情地点点头，仿佛他们都曾身临其境，同病相怜。我想我的心情亦是如此。可在那一刻，我竟感到愧疚不已。我用双手捂着脸，这样一来如果妈妈或爸爸转身看我，就会以为我也在哭。